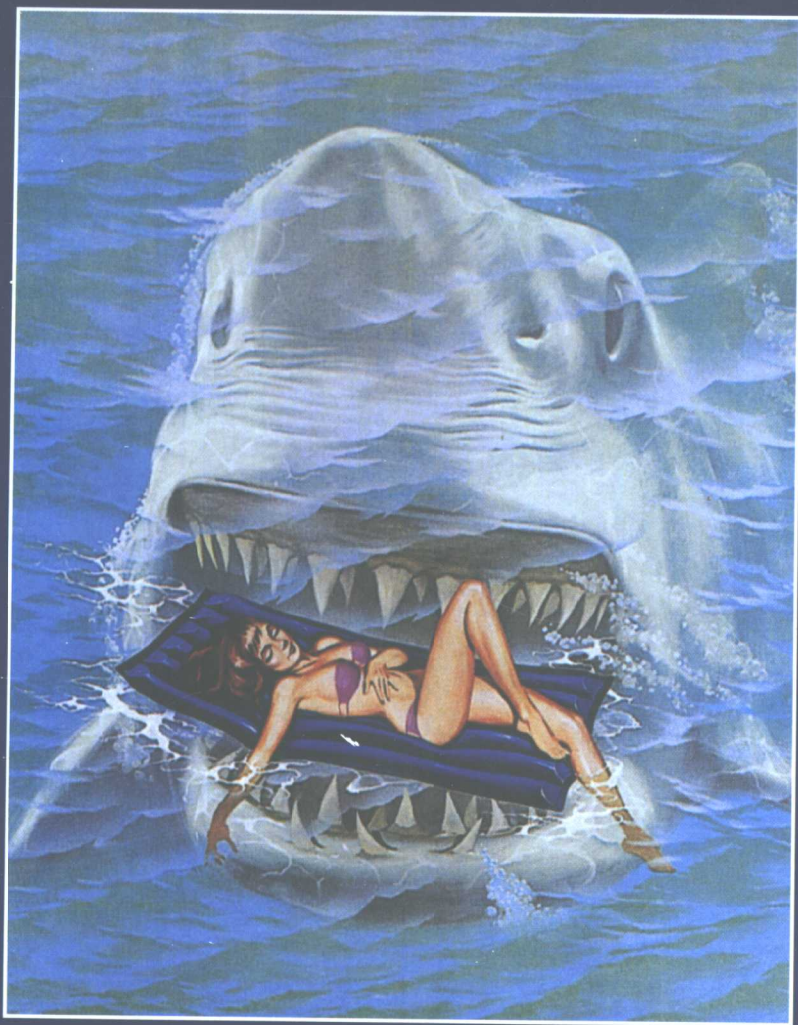


Peter Benchley



大白鲨

JAWS

[美国]彼得·本奇利 著 赵学熙 乐眉云 张柏然 译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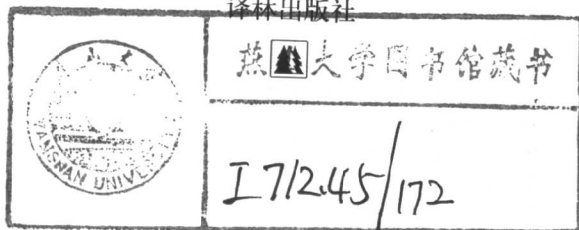


大白鲨

[美国] 彼得·本奇利 著 赵学熙 乐眉云 张柏然 译

JAWS

译林出版社



06742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白鲨 / (美) 本奇利 (Benchley, P) 著; 赵学熙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2 (2003. 3 重印)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Jaws

ISBN 7-80567-204-0

I. 大... II. ①本... ②赵...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35074 号

Copyright © 1974 by Peter Benchle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8-126 号

书 名 大白鲨

作 者 [美国] 彼得·本奇利

译 者 赵学熙 乐眉云 张柏然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Andre Deutsch Ltd., 197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滨海印刷三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 张 9

插 页 4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2 版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204-0/I·89

定 价 (精装本) 1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在一个没有月光的黑漆漆的夜晚，一头硕大无朋的“怪物”似幽灵一般悄然无声地游到避暑小城安米梯的海滨。一位年轻女郎下海游泳，那头“怪物”感觉到海洋律动的变化，便向女郎发起突然袭击。它张开血盆大口，先咬断了她的一条腿，接着吞噬了她的大半个身躯。女郎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海水冲刷到岸边的沙滩上……

这就是美国当代作家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的长篇小说《大白鲨》(Jaws)开头描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小说中的庞然大物是一种嗜血噬人的巨鲨——大白鲨，体重五六千磅，长二十多英尺，凶猛异常，它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制造了三起骇人听闻的血案。随着事件的发展，人与鲨、人与人之间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搏斗。这部长篇小说一问世即被抢购一空，还被搬上了银幕。小说的作者本奇利也因此名噪一时。小说的情节恐怖离奇吗？是的。描写扣人心弦吗？是的。但这些都不是这本畅销小说轰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真正原因。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小说种类繁多，风格各异。但许多小说家深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消极影响，写可怖的凶杀，写露骨的色情，写变态的心理，写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的软弱无力，要么消极避世，要么悲观绝望。当时的美国读者对此已经感到厌倦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本奇利的《大白鲨》问世。书中既没

有悲观厌世的抱怨，也没有荒谬透顶的梦呓，它给予了读者与大自然和社会上邪恶势力进行搏斗的勇气和力量。正如当时美国有的读者指出的那样：“为什么大家对地震、火灾、沉船以及吓人的鲨鱼这样关注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面对许多重要问题。”

小说塑造了一个善良、耿直、忠于职守的警察局长布罗迪的形象。面对噬人巨鲨和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严重威胁，布罗迪进行了一系列勇敢的斗争。当大白鲨吃掉第一个人之后，他立即采取措施，下令关闭海滨浴场，以保护公众的生命安全，使之不再受到鲨鱼的戕害。可是，以市长沃恩为代表的政客和资本家们，却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他们心目中想到的只是，关闭海滨浴场，就等于打破了他们从游客身上捞取大量钱财的美梦。在沃恩的威逼下，布罗迪只得做出让步。然而，在海滨浴场重新开放之后，又有两人丧身巨鲨之口。布罗迪又一次下令关闭了海滨浴场。死者的鲜血无声地控诉着美国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冷酷无情。

大白鲨的袭击给民众带来了灾难，可是在资本家们看来，这是他们发财的大好机会。市长沃恩是安米梯最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商，他和他的幕后操纵者趁鲨鱼威胁之机，投资百万美元，大量买进价格猛跌的房地产，企图等到海滨浴场重新开放时，统统抛出去，从中牟取暴利。对于他们的罪恶行径，布罗迪是深恶痛绝的。他喊道：“我要改变这种状况！”可是他却无能为力。作者借报社编辑梅多斯之口说：“要查明一件真正违法的事，那比登天还难。”在市政委员会上，沃恩一伙凭借手中的权力，对布罗迪施加种种压力，威逼他重新开放海滨浴场，否则就要罢他的官，还要用木棍把他赶出安米梯市。其实市长沃恩不过是一个台前的跳梁小丑，那个从未出场的泰诺·拉索才是“真正的决策人

物”。他就是美国社会里的一条吃人的“大白鲨”。在英语里，shark(鲨鱼)一词也有“贪婪狡猾的人”、“勒索者”、“诈骗者”之意。作者创造噬人巨鲨这一形象，无疑是有深刻的寓意的。书中第十一章所描写的鲨鱼混战、相互吞食的场面，不正是美国社会里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真实写照吗？

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对人与大白鲨搏斗的场面的描写。尽管有人说，这条可怕的噬人巨鲨突然游到阿米悌海滨“无疑是一种异常现象”，“是上帝的意旨”，布罗迪自己也感到它似乎是一个“怪物”，一个“噩梦”中的“魔鬼”，可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布罗迪挺身而出，与海洋鱼类学家胡珀和渔人昆特一起迎战这个“白色的死神”。人在凶恶的大白鲨面前不是弱者，而是勇士。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大白鲨终于被征服了。然而，胡珀和昆特却在这场搏斗中葬身大海。惟有布罗迪鲨口余生，只身游向海岸。这说明人与邪恶势力搏斗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作者通过对布罗迪夫人埃伦的描述，提出了美国的所谓“精神文明”对人的异化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埃伦出身名门望族，只因同一名警察结了婚而遭人白眼、冷落，被排挤出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后虽几经努力，仍落得个“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结局。埃伦苦闷彷徨，不理解布罗迪的正义行为，对原本美满的婚姻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抑制不住自己重新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强烈欲念，企图在年轻的胡珀身上追回往日的欢乐，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作者在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埃伦的这种“心理冲突”时，并没有让她完全陷入精神空虚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埃伦在与胡珀鬼混过一阵之后，不但没有找到真正的幸福，反而感到深深的愧疚。最后她战胜了自己，领悟到了“与布罗迪结合的真正价值”。这样的描写应该说是健康的、发人深省的。这种弘扬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立意在当代美国文学

中是不同凡响的。

应当提出的是,存在主义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对本书有着明显的影响。大白鲨的出现就像是一个谜。一个神奇的“怪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作者对此也“很难解释清楚”。实际上,这正好反映了作者自身的思想局限性。作者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病,但对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源以及美国的出路,他自己也难以说清。他只是把征服大自然、战胜社会上邪恶势力的希望寄托在布罗迪这样的“英雄”身上。这难道是美国社会的真正出路吗?由于作者在描写大白鲨危害人类时,极力渲染了它的恐怖,却没有从社会本质上进行剖析,这就难免使一些读者不能理解作者的用心。例如有的美国读者说:“看看别人受苦受难,可以减少自己的恐惧。同使千万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地震或把人体撕裂成碎片的鲨害相比,当前食物匮乏、能源短缺、通货膨胀以及失业危机,似乎都不那么可怕了。”小说这种局限性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彼得·本奇利 1940 年 5 月生于纽约市的一个书香世家,祖孙三代都是作家。他先后就学于埃克塞特的菲利普研究院和哈佛大学。此后,他先后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新闻周刊》副主编和已故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新闻撰稿人。《大白鲨》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74 年问世后,轰动美国和西方世界,被列为美国 70 年代 10 大畅销书之一,先后印刷发行了九百多万册。该书出版不久即被改编成电影。影片 1975 年上映后获得巨大成功。美国评论家说,一位年轻作家的头一部长篇小说赢得的声誉之巨大,在美国文学史上罕见。1976 年他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深海潜行》(The Deep),也得到了比较热烈的反响。1979 年他的新作《海岛》(The Island)出版,又一次被列为美国畅销小说,并被拍成电影。

彼得·本奇利擅长写以大海为题材的小说。他的文笔自然流畅,描写细致入微,富有生活气息。他的小说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他还善于通过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塑造人物个性。他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

美国评论家认为,《大白鲨》“极其成功地将惊险故事和道德寓言结合起来”,作者运用了“比喻”,反映了“社会的、政治和心理的冲突”。我相信我国读者一定会被这部小说的情节所吸引,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获得对当代美国文学尤其是流行小说的认识。

译者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第一部

深夜，大鲨鱼微微地摆动新月形的尾巴，无声无息地在海里游来游去。它嘴巴张得大大的，让激起的海水漫过鱼鳃。就像鸟儿改变飞行方向时一翼倾斜一翼举起一样，它也时而微微抬起或放下胸鳍来调整看来毫无目的的航向，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动作。它的眼睛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其他感觉器官也没有给它又小又简单的脑子传递任何异常的信息。要不是多少万年延续下来的受本能支配的游动，它可能早就死了！它没有像别的鱼类普遍具有的浮囊，也不会拍打着带氧的海水透过鱼鳃，只是靠游动才得以生存。一旦停止游动，它就会沉入海底，缺氧而死。

由于没有月光，地面似乎和大海一样漆黑，惟一能分出陆地与海洋的是一片狭长而笔直的海滩。海滩白得闪闪发光。在杂草丛生的沙丘的后面有一间小屋，屋里微弱的黄色灯光映在沙滩上。

小屋的前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男一女。他们在木制门廊里站着凝望了一会儿大海，拥抱了一下，跳跳蹦蹦地走下台阶来到沙滩上。男的醉了，在下最后一级台阶时绊了一下。女的笑起来，抓住他的手，然后两人朝海边奔去。

“先游游水，”女的说，“让你头脑清醒清醒。”

“现在先别忙着清醒头脑！”男的说。他傻笑着往后一躺，倒在沙滩上，把女的也拖倒在地。他们摸索着给对方脱下衣服，两人四肢交织在一起，怀着急迫的热情在阴凉的海滩上翻来滚去。

过后,男的躺在那儿合上了眼。女的对他瞧瞧,笑了笑:“现在好去游水了吧?”

“你先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女的站起身来走到海边,浪花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脚踝。现在才6月中旬,海水比夜间的寒气还要冷。女的回过头来喊道:“你真的不想游了吗?”男已经睡着了,没有回答。

她往后退了几步,然后跑进水里。起先她步子跨得很大,姿态也很优美,可随即一阵小浪冲向膝头,她一个踉跄,站稳了脚跟,又向接踵而来的齐腰浪头冲去。海水只不过才到臀部,她站在水里,把挂在眼睛上的头发掠到两边,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海水淹没了肩头。她开始游了起来——头露出水面,手脚笨拙地划着,显然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

在离岸100码的海里,鲨鱼感觉到海洋律动发生了变化,但它看不见也嗅不出那女的。它周身密布着充满黏液的细管道和神经末梢。神经测出了颤动,向大脑发出了信号。于是鲨鱼便向岸边游来。

女人继续游离海滩,时而停下来凭借小屋里透出的灯光来确定她的方位。还不是涨潮时分,她也没有朝远处游去。现在她倒有点累了,于是停下来踩踩水,歇了一会儿,然后就游向海岸。

颤动增强了,鲨鱼辨认出了待捕食的牺牲品,尾巴的摆动加快起来,庞大的躯体急速向前冲去,搅得发磷光的小海鱼四处逃散,发出白光,好似一层白幕围在鲨鱼四周。

它向女人靠近,在距她身边十来英尺远水面下六英尺的地方急驰而过。女人感到一个浪头扑来,似乎把她从水里抬起随即又放下。她停下来屏息了一会儿,发现没有什么,就又东倒西歪地游起来。

鲨鱼嗅出她来了，而女人游泳时急剧而又不规律的颤动招来了灾难。鲨鱼绕着圈子向女人所在的水面游去，尾巴猛烈地来回摆动，背鳍刺开海水，咝咝地划破明净的水面，一阵战栗掠过它的全身。

女人头一次感到了害怕，虽然她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肾上腺素通往她的躯干与四肢，产生热量，促使她加快速度向前游。她估计离海岸有 50 码远，看得见海浪拍打海滩时形成的一长条白沫，也看见屋里的灯光，还觉得看到了一个人影在窗前掠过，心头不禁感到片刻的宽慰。

鲨鱼游到女人身边大约四十码开外，突然转向左方一头栽进深水，尾巴飞速地摆动了两下，够到她了。

起先，她还以为是块岩石或漂浮的木头绊了她，只是右腿被猛地拉了一下，并无甚痛楚。她用左腿踩着水，头部向上抬起，在黑暗中用左手去摸脚，摸来摸去摸不到，再去摸腿，摸到的却是一节骨头和撕碎的肌肉，随即领悟到一阵阵透过手指淌进寒冷海水里的热流是她自己的鲜血，于是她感到一阵眩晕与恶心。

她又痛又怕，头向后一仰，喉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

鲨鱼游向一旁，嚼都未嚼就咽下了女人的右腿，粗大的喉管只抽动了一下就连骨带肉吞进腹中。它又回转身来，顺着女人股动脉喷出的血流寻找目标，这血流是指向航标，就像在黑夜里的灯塔一样明亮可靠。它这次从水下进攻，嘴张得大大的，向女人猛撞过去，圆锥形的大头颅就像火车头一样把她撞出水面。血盆大口猛地一合咬住女人残缺的躯体，骨肉及其他组织被嚼成一团肉泥。它嘴里叼着女人的尸体，轰地一声冲向水底，喷出涎沫、鲜血及磷光，好似在下一场五彩缤纷的阵雨。

鲨鱼在水下摇晃着脑袋，用它三角形的锯齿磨碎还在抵抗的小肌腱。女人的尸体被弄得七零八落。鲨鱼吞食着，又转身

继续搜寻，它的脑中枢还收到附近有捕食对象的信号。鲜血、碎肉片与海水交织在一起，它区分不出哪些是信号，哪些是实体。它在一片血雾中来回疾驰，大嘴时开时闭，胡乱地网捞着一些碎片。这时候尸体的碎片大多已散开，一部分慢慢沉到海底停在沙石上，随着潮流的起伏懒洋洋地浮动，而另一部分则在波浪中漂浮，一直漂浮到岸边拍打着海岸。

男的凌晨醒来，冷得有点发抖。嘴巴又黏又干，一阵打嗝喷出一股烈性威士忌酒的气味。太阳尚未升起，渐渐发白的天空闪着星星微弱的亮光，东方地平线上一片桃红色，他意识到天马上就要亮了。他站起身来穿上衣服，有些为女人回屋的时候竟没有叫醒他而恼火；可他又觉得有点奇怪：她为什么把衣服留在沙滩上？他拾起女人的衣服走回屋里。

他蹑手蹑脚地穿过门廊，轻轻拉开纱门以免发出尖锐刺耳的怪声。起居室里黑洞洞的空无一人，还残留着酒的酒杯、烟灰缸、脏盘子，扔得到处都是。他走出起居室，向右拐进门厅，经过两个房间的门前来到他和女人住的那一间。门开着，床头灯也亮着，两张床都铺得好好的。他把女人的衣服扔到一张床上，然后回到起居室，开了灯，两张睡椅都空着。

这幢房子里还有两间卧室，房主人睡一间，另外两个房客占一间。他尽力轻手轻脚地推开了另外两个房客住的那一间卧室的房门，里面两张床，每张床上很明显只睡着一个人。他关上门又钻进隔壁一间，房主人夫妇睡在一张大床上。他关上门，回到自己屋里，找到表一看，快5点了。

他在床上坐下，瞧着另一张床上的一堆衣服，断定女人不在这幢房子里。头天没有别的客人来吃晚饭，除非在他熟睡时她在海滩上遇见了什么人，要不她是不会跟谁跑掉的。他想：即使

碰上了谁，至少也该带走几件衣服才是。

此时他才想起可能出了什么意外，马上又认为不仅可能而且肯定出事了。他回到房主人的卧室，在床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手轻轻放在房主人的肩上。

“杰克，”他拍拍房主人的肩膀说，“嘿，杰克。”

那人舒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怎么啦？”

“我是汤姆。我真不想把你叫醒，可我觉得我们也许碰到麻烦事了。”

“什么麻烦事？”

“你见到克里茜了吗？”

“你说什么？我见到克里茜？她跟你在一块的呀！”

“不，她没和我在一起，我的意思是找不到她了。”

杰克坐起身来，拧亮了灯。他的妻子动弹了一下，用被单蒙住了头。杰克看了看表说：“我的老天，早上5点了，你却找不到你的心上人。”

“是呀，”汤姆说，“真对不起，你可记得你最后看到她是什么时候？”

“当然记得，她说你们要去游泳，你们俩是一块走出去的。你最后看到她是什么时候？”

“在海滩上，随后我就睡着了。你认为她没有回来过吗？”

“我是说没有见她回来过，至少在我们睡觉之前没有看见她回来过，那时大约在1点左右。”

“我找到了她的衣服。”

“在哪儿找到的？沙滩上吗？”

“是的。”

“起居室里找过了吗？”

汤姆点点头说：“亨克尔两口子的房间里也找过了。”

“亨克尔两口子的房间!”

汤姆脸红了一下。“我认识她不久,我觉得她可能有一点古怪,亨克尔那两口子也可能有点古怪。我说这话并不是有所指,我只是想在叫醒你之前把整个房子先查看一下。”

“那你认为怎样?”

“我开始觉得,”汤姆说,“也许她出了什么事,可能淹死了。”

杰克盯着他瞧了一会,而后又看看表。“我不晓得市警察局什么时候上班,”他说,“不过,我认为最好现在就去报案。”

二

巡警莱恩·亨德里克斯正坐在阿米梯警察局的办公桌旁边,读一本名叫《我是你的呀》的侦探小说。电话铃响了,此时书中的女主人公惠斯玲·迪克西在一个摩托车俱乐部旁边正要遭到一群坏蛋轮奸。亨德里克斯没有接电话,继续看他的小说。直到他看到迪克西小姐用藏在头发里的漆布割刀阉掉了第一个坏蛋的睾丸时,他才去接电话。

他拿起话筒。“我是阿米梯警察局的巡警亨德里克斯,”他说,“有什么事吗?”

“我是杰克·富特,住在老磨坊路。我向你报告,有个女人失踪了,至少我认为她失踪了。”

“请重复一遍好吗,先生?”亨德里克斯曾在越南服役时当过通讯兵,喜欢用军事术语。

“今天凌晨1点钟左右,我这里一个房客去游泳,”富特说道,“她到现在还没回来。她的男朋友在海滩上找到了她的衣

服。”

亨德里克斯在活页本上草草记着。“这人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廷·沃特金斯。”

“多大岁数？”

“不知道，请等一下。二十五六岁，她的男朋友讲这大概不会错。”

“身高和体重呢？”

“等等。”停了一会儿，富特说：“我们认为她身高大约 5 英尺 7 英寸，体重在 120 到 130 磅之间。”

“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

“喂，警官，您干吗要了解这些？要是这个女人淹死了，很可能这是您晚上碰到的惟一案件吧？对不对？这一带平均每天晚上淹死的人不会超过一个吧，是吗？”

“谁说她淹死了，富特先生？说不定她去散步了呢。”

“半夜 1 点钟，一丝不挂地去散步？您有没有接到报告讲有个赤条条的女人在海滩散步？”

亨德里克斯对这种挖苦保持了难以做到的沉着。“没有，富特先生，还没有接到这种报告。不过夏季一开始，你简直预料不到会出现什么样的事。去年 8 月，一批搞同性恋的小伙子在俱乐部旁边举办了一次舞会——裸体舞会。喂，她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

“她的头发是……噢，淡黄色的，我想是沙色的。我不知道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我来问问她男朋友。喂，他讲他也不知道，就算是淡褐色的吧！”

“好吧，富特先生，会弄清楚的。我们一有线索就同您联系。”

亨德里克斯挂上电话，看了看表。时间是 5 点 10 分，局长